



7
9

許松濱先生全集卷二十

寤言 辛未歲次本凡六十四條

朱熹

天機

天地之大德曰生性生理也道者並育並行以生也教者不害不悖其生也誠以率之忠以盡之明以修之恕以推之由性而見道者中和之德也由道而聞性者中庸之德也道具於身性具於心性有五仁義禮智信也善者性之見端也道有五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也明善於心而後誠善於身也

公竇全集 卷二十一 寤言

一

盡其性而生仁也盡其道而死義也

繕性有條理有事為智以始之仁以終之如致知力行仁以始之智以終之如存養省察性根於心由內發出先仁禮後義智道見於身自外反入先義智後仁禮學者用功始終條理不可凌躐而進

子夏知所先後故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子游論本末子夏論始卒合之皆知所先後近於大學之道洒掃應對進退末矣於學為始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末也為始行本也次之忠信尤本也為卒經言本末終始參之游夏所論曾氏之學為得其宗然一說皆不可廢

經以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得爲終先後不可
紊也先外後內則以重威始忠信卒先末後本則以洒掃
應對始誠意正心卒內外交養本末兼該功皆不可闕
暴者弱之始仁者強之始紂亡以暴紂自弱也文武興以
仁文武自強也自弱者天奪之自強者天予之易曰天行
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故凡自強者法天立命雖其不遇
勤儉自強者也奢侈自弱者也忠信自強者也驕泰自弱
者也

中國不自強受制於四夷自強當奈何曰貴德賤貨不寶

遠物所寶惟賢

松濱全集

卷二十 寤言

二

立然後強人生三十曰壯貴自立四十曰強惟自立而後
能自強不學便老而衰故曰莊敬曰強安肆曰媮實不實
君子幽獨大廷如一小人閒居廣衆如二君子慎於平日
小人著於一朝皆不可掩
過則修不及則飾君子防其過故尚修小人歛其不及故
尚飾

行仁如天之生物修德如天之成物大國先行仁小國先
修德行仁者樂天修德者畏天修德小國之自強也孟子
謀滕先修德後行仁卒之滕不修德無以自強故行仁不
果爲善不能強而無以自立謀齊梁行仁意多修德意少

蓋以大國也無如德不修者仁亦不行天命不在何以惟
有四鄰在已國大夫不敢萌異志蓋畏討罪也四鄰滅大
夫之勢張矣人皆謂之魯平內亂之魯代莫之世同室
隨能自強不爲楚滅楚昭之亡隨存與存設蚤滅於楚楚
於是不復興矣雖有秦師至無及也齊晉無鄰如隨者又
禍起於國中故君無可逃非若昔之奔莒奔狄亡公子猶
可獲免也

大智者大明在上如日行空中善者輕揚惡者重隱自然
之理也善清其香上升惡濁其穢下沉人之一身上下治
松濱全集

卷二十 雜言

三

亦善颺而惡滯朝野清平善人罔不升故有遺賢明之不
及照聖智之所憂也

顏子視天下皆鄉鄰也無堯舜在上當亂世故也孔子視
天下心則同室而身則鄉鄰無可如何之勢也楊子視同
室皆鄉鄰也墨子視鄉鄰皆同室也不救爲不仁急救爲
無義子莫不辨同室鄉鄰若救若不救去就不係於安危
可有可無之人也後之君子內顧之身外度之世同室鄉
鄰不以時限不以地殊救爲仁不救爲義審而處之可與
權輕重矣

人事祇論當然任其自然而諉諸氣數皆未能先天地而

主宰之也蓋天地之道天地之宜不能無待於裁成輔相
應運而興是真左右斯民者也后之責亦凡爲王臣與有
其責也小而一邦一家能自締造爲事天立命

爲仁者必依於仁一日中或日一違焉一月中或月一違
焉則依之而暫舍也一日中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則
舍之而暫依也夫子於由求赤不以仁許雖雍也猶未許
之則皆在日月至之列矣後人以日至爲優不知日至非
或日一違也以月至爲優不知月至亦非或月一違也

日月至焉而已矣雖曰至亦難久而當其至則固能造其
域也日一至亦必依焉月一至亦必依焉依則亦不遽離

松濱全集

卷二十 辯言

四

之而去也雖或不久而違焉則必續而爲至特不能無間
故三月不違仁者猶曰爲仁之功三月無間斷也日月至
者猶曰爲仁之功日月之間不能無間斷也至而不遷則
未始違之矣違而必至則未始舍之矣功之疏密時之久
暫當境不自禁旁觀不及料故日月至者皆以爲不知其
仁

日月至非一日中常違於仁僅一至而遽去也非一月中
常違於仁僅一至而遽去也蓋功深者要其終故以不違
言功淺者舉其始故以至言
凡間有美有惡如父子無間而有一間之君臣無間而有

一問之夫婦無間而有一問之兄弟朋友無間而有一問之皆爲惡故必去間斯爲美如兩陽相敵而有一問之兩陰相敵而有一問之兩智相仇兩賢相厄而有一問之兩愚相競兩不肖相爭而有一問之皆爲美故必就間斯不爲惡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二句爲聽言處事之要蓋詢事考言允執其中正在於此視聽言動非禮勿之孔顏授受直紹虞廷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與回雖不敏請事斯語均一力擔當何等果決

言無稽者人心易聽謀弗詢者人心易庸勿聽勿庸道心

松濱全集

卷二十一 箴言

五

爲主從乎人心危機也從乎道心微旨也察之惟精道心著守之惟一人心安

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此一事有數美焉非禮勿聽也非禮勿視也非禮勿動也石祁子殆賢矣哉

楚子玉弗致瓊弁玉纓於河神非禮勿動不可以戰敗而議其非也

凡毀譽之來當察毀者何人譽者何人受毀譽者何人不可聞毀而愠聞譽而喜如叔孫武叔毀仲尼陳子禽譽子貢孔子未必愠子貢未必喜也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亦

然當日曉之曰日月也天之不可階而升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聖賢之言如此千載下聞之使人之意也消猶有不平者盍亦反求諸其身矣子服景伯好賢惡惡人也亦魯大夫之鐵骨錚錚者

有古人之知識有今人之知識心虛靈常湛則足以攝受知識而涵於心故誦讀所以通古凡古人之知識皆其所淹貫也交游所以通今凡今人之知識皆其所該洽也然又必心常領會凝積融通靜則翁之動則闢之夫而後可存可發時出不窮

知識無涯有昔時所領今不能憶者有今時所領昔不能

松濱全集

卷二十 箴言

六

窺者一歲中知識正未有窮日積月累隨心所觸意趣迭呈夢寐所通端倪悉豁此際稍間斷忽忽已不知何往古今經義事幾稍不及尋疑竇頓積惟心思常運無微不至有觸卽通無些子纖翳罅漏則此心光明物來畢照無有遁遺

修身爲先尊親也敬體也子來也柔懷也皆仁之散殊也零積躉積上下與天地同流九經之事有一不豫則無其效故歷示其所以然見作用皆零碎積成及躉當而後效臻天地萬物一氣流通非有間隔故修道以仁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周政在天下魯政在一國卽士大

夫家政亦宜然事有大小道無精粗仿其意而治一家亦人存政舉豫則立四時成物由是而更由是而成其隆師傳睦宗族優家宰恤庶司寬佃戶勞工作延賓客懷鄉鄰巨室爲此亦經也然躬修未懋道不立如何行人存政舉凡事盡然有治人然後有治法此之謂也志不持者扶一邊倒一邊氣不養者振一回蹶一回竦動其心可以不倒堅忍其性可以不蹶

不忍爲仁堅忍亦爲仁不忍者仁之發堅忍者仁之藏忍心以發於事言爲不仁忍性以存於中言爲仁譬諸草木氣以成華質以成材性以成質桃李華實不成

松濱全集

卷二十 箴言

七

美材松柏美質不成華實牡丹華不成材實以氣發洩盡也故華感者不實不材養氣者不暴發英華所以成有用之材而使之實遂性堅徒以華供賞者敗質也情生爲才爲華性熟爲德爲實

下學上達俱無窮如明善誠身明爲學誠爲達誠爲學明爲達如下學順親上達信友下學信友上達獲上下學獲上上達治民皆足於此而通於彼四者而誠自然之天道也四者而未誠則有當然之人道在擇於四者得一善而固執之以爲誠於四者地也由擇而明由執而誠非一朝一夕事明善祇心有之誠善方身有之明者信之漸誠者信

之成故有諸己者有諸身而實踐之謂也
明善是明善於心所以盡性也誠身是誠善於身所以踐
形也故擇善求明固執求誠明善未爲有諸己特知及之
誠身方爲有諸己蓋仁能守之

下學於人事而上達於天德如學爲子孝達於仁德學爲
臣忠達於義德故曰下學學此事上達達此理下學所當
然上達所以然雖洒掃應對亦有所以然在

篤信以守其死如顏曾冉閔之徒蓋能之矣好學以善其
道惟顏子爲能當之又不幸而蚤死此八字獨善兼善之
量與吾見其人未見其人合看分看俱可

松濱全集

卷二十 寤言

八

大人有爲如以身殉道君子有守如以道殉身出處窮達
之方盡之矣

用之則行以好學者善其道舍之則藏以篤信者守其死
達則義以爲己任死而後己窮則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己
宏毅兼窮達曾子窮而在下故曰仁不曰義

伯夷立百世君臣之防爲天下臣道存幾希後有鼎革令
人追思伯夷聞風興起凡忠孝節義廉潔正直皆以伯夷
爲師洵乎聖人百世師表也毀釋道二氏寺院像改立清
聖和聖廟亦正人心厚風俗之一法也

夫綱不立何以修身父綱不立何以齊家君綱不立何以

治國平天下凡論治亂皆以綱常爲規提綱挈領治天下若建瓴然綱舉則目張陳常斯紀立是故修身齊家國雖小猶興雖弱猶強爲治爲盛身不修家不齊國雖大猶亡雖強猶弱爲亂爲衰湯文幽厲千秋炯鑒人存斯政舉所以國有賢臣鄰國不敢窺伺今天下一統非有國者比振而興之亦惟提綱挈領而已管晏之道猶不足恃况下此者乎

松濱全集

卷二十一 諸言

九

前定之言不踰講學非義理爛熟於中不能頭頭是道作文亦然故生澁便是踰前定之事不困冠昏喪祭非牲殺器皿衣服咸備不能成禮洒掃應對亦然

事前定則不困兵食喪祭皆然如歲有旱澇食不常給非積儲前定得不困於荒歉乎故賑恤貴豫生聚貴豫不然國且不立况民之身家乎人以治生爲要亦前定之意學者事不前定一有卒至便不免求人豈非困吝致辱故不務治生似爲士之可貴特其後不繼取困之道也昔友人未講乎此貽困於及身可哀也

兵凶道也一有變端鄰省必驚動防堵有費籌餉有費遷

移潰逃至於陷歿其費不可勝言食亦然鄰省有荒本省之米運出價必沸騰近地雖熟米糧多糶亦不能充故多賠累庶人身家一遇戚友鄰里昏喪疊至慶弔之費幾至財匱是以遠近地方皆有賠累之苦非必人情皆不厚道也杞人之憂衛女之泣所由來也

寶珠玉莫如寶善友富貴莫如友仁傅磨甫嘗述斯言予深嘉之

天子善人以權可轉移得人若惡人則不屬焉然善人之權理也善與惡迭爲消長天下無道惡人亦有權其所謂權者勢也在人一身亦然善念積久發動也強則權操於松濱全集

卷二十 箴言

十

善惡念積深發動也悍則權操於惡特勢暫伸久必屈理暫屈終必伸眼光遠者憑理眼光近者憑勢有堯舜之德然後有堯舜之業事功必歸心性故先言立後言達物有本末子貢之學務末不知所本故夫子語仁者之立達欲其格致乎此也一貫之傳猶有待歟恭發外故貌思恭敬主中故事思敬簡慢於人爲不恭忽怠於己爲不敬合外內言之也

慎信於始則終可踐約慎恭於始則終免恥辱慎因於始則終可宗主信如盟誓之類以義則信可復恭如幣交之類以禮則恭可遠恥辱因如事大之類不失其親亦可宗

按此三者子產能之

約詩之旨曰思無邪禮之旨曰毋不敬易之旨曰善補過
該以一言約矣全詩全禮全易學之何博也博學而詳說
之將以反說約者有如此一言者乎

今人先讀四書次讀五經又次讀子史集是先約後博及
其成材讀史約以春秋讀文集詩集約以書詩讀子約以
論孟讀易約以中庸讀書詩春秋三禮三傳俱約以大學
是由博返約然四子書一篇亦有博有約一章亦有博有
約是在善讀者

學不知博儒多陋學不知約文多雜

松濱全集

卷二十 箴言

十一

哀有喪雖狎必變尊有爵矜不成人雖褻必以貌在物爲
理處物爲義聖人之心內外一者也通善之謂聖惟其與
萬物流通故能與天地流通不泄邇不忘遠亦與物同流
之意私意間隔便二之不能一之故內外合一方能上下
同流

急於集而緩於舉物之情也色斯舉矣君子之見幾而作
也翔而後集君子之擇地而蹈也心無滯機故內外流通
稍有滯則機阻不流性命之存亡在呼吸間矣夫惟虛靈
不昧方能隨時知止不然無往非滯機無往非危境也
存諸心者始終如一發於事者表裏如一此論所發先論

所存心指內不持久勤始怠終事指外不盡已飾外亡裏
故居政無倦不息之誠行政以忠不二之誠蓋論終始表
裏未能合一特如一爾子張少誠聖人論存發示以求誠
叩兩端而竭如此

君子異於禽獸者以仁義存諸心也君子異於衆人者以
仁禮存諸心也存不遽發謂之養養則仁義之端倪充積
日有所長失養而發之暴則仁義之牯亡日有所消朱子
揭存養省察二條存養得密省察亦輕省察得深存養亦
便二者相須功有難易淺深到純熟地位存養多省察少
所謂省察者審擇其不仁不義而去之內審心幾外審事

松濱全集

卷二十一 箴言

三

幾恍然有省若先覺焉存之去之自弗能已矣

弗去故知爲真踐履輒獲新知爲真涵養知行並進行到
爲知知到爲行知行非有二也溫養爲故知履爲新

有聞見合之心性而符聞見亦足當也如爲此詩者其知
道乎是也有聞見合之心性不符者聞見未足當也如老
聃之言亦若子言是也聞見由外入心性從內出知徹內
外常人拘於內蔽於外聖人之知內外一心通耳順徹於
晝夜之道而知故大學物格知至亦以聞見證之心性若
合符節方爲知至

蚤歲心性所悟必證之見聞晚年聞見所觸必通之心性

故博覽十年猶是聞見之知默識十年方是心性之知帝王功用載之典籍天地功用彰之化育非博覽不足知古今之變非默識不足知倫物之詳

松濱全集

卷二十一

箴言

三

許松濱先生全集卷二十一終

許松濱先生全集卷二十一

寤言 辛未 凡六十三條 質疑二條

誠正修所以明明德也齊治平所以新民也而皆由於格致故格致者學之始事

統體之謂德散殊之謂善仁敬孝慈信之德無一不備則德明仁敬孝慈信之善無一不充則善至

熙者明也緝者日新又新繼續之使明也敬者止於仁敬孝慈信而無適於不仁不敬不孝不慈不信也穆穆者幽

深玄遠其運量可微窺不可顯測也

有十分善方慊有一分惡便欺慊者足十分善也欺者善

松濱全集 卷二十一 寤言

一

之分數有欠也

當其事父母則身者父母之身也故不敢致於國當其事君則力者君之力也故不敢竭於家

臣於君者眾子於父者獨故孝急忠緩

每訝今之學者當其事父母則急欲事君迫其事君又要事父母弄得二者俱不誠力未嘗竭於父母則以爲揚名顯親身不遑致於君則以爲歸田養親讀聖賢書一語不能踐雖多奚爲哉故老去惟讀四書不遑他有所讀也

學不從格致入猶或有誤吳氏譏子夏之言不爲無見故朱子收之特言有各當如上章所云雖循序亦祇小學之

功未及格致故凡道理統講可括其要若逐章挨講另一
讀法不可一律論讀書固在乎貫通不必章章求其本末
兼該也夢之學而一書務本其全旨也蓋君子之學非賢
與聖之極詣也讀四書當分別其淺深

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此不獨君臣然也父子兄弟夫婦
朋友皆然均以分言和以心言安以身言

八家同井相助相扶持所謂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也井田廢而此風不可復觀矣

管仲爲公子糾傅未嘗爲之臣公子糾與小白爭國未嘗
立爲君君臣之分未定也公子糾死管仲猶可不死也改
松濱全集卷二十一 雜言 二一
事桓公未爲失也若謂再嫁之婦克相夫子奉姑嫜循婦
道於家有再造功遂諱其失節而稱其得功是亦與人不
求備之意然非所論於管仲也

志在節義者功名爲所輕志在功名者節義爲所輕管仲
功名中人輔子糾不成又相桓祇以才不容沒必顯其功
名而後已與晏子不死崔杼之難又相齊同一作用要皆
聖門所羞稱故子路子貢並議其失然孔子於當世名卿
不欲厚非也於管仲取其尊周攘夷晏子取其交友亦封
非可採不爲輕棄之意蓋世無完人可節取者不容沒其
長也

三家者以雍徹亦自謂誠敬仁孝故用以享親而不知無禮無義故君子明禮以辨上下精義以別是非乃學者不務窮理輒謂我存誠我主敬我仁人孝子抑知不格致且無禮義何以爲誠敬何以爲仁孝

分者天下之大防仁義禮智性分也子臣弟友職分也不循分禮樂何爲政刑何在甚矣世教之衰失其分定非一日也故君子守分不敢踰越以取戾

玩人喪德故不邇聲色玩物喪志故不殖貨利玩人爲不敬玩物爲不義

琴棋書畫皆玩物也詩詞歌賦皆玩物也藝祇可游焉一

松濱全集卷二十一 箴言

三

有耽嗜便足喪志醫卜星相術士託業於此若玩好焉則平生之志荒矣

量隨識長有改過自修之識則有聞告輒喜之量有受善自益之識則有聞言輒拜之量有與人爲善之識則有舍從輒取之量量有淺深識有近遠量有小大識有短長觀我觀人皆當以此爲驗有過喜聞否有言屈受否已有未善不吝舍人有善不憚取否增識則智增量則仁增材力則勇而必子路是師進則禹上則舜子路勇也禹仁也舜智且仁不賴勇也孟子不云乎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然則舜殆盡人可爲哉樂善不倦便是師舜便可

增長識量

爵人於朝與眾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好惡與人同不欲拂人性也稽於眾舍己從人爲是故也舜舉八元八愷誅四凶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也衛靈公不進蘧伯玉不退彌子瑕見賢不能舉見不賢不能遠晉平公於亥唐魯哀公於周豐齊桓公於豎刁易牙開方亦然紂殺比干囚箕子惡人之所好信崇侯虎用飛廉惡來好人之所惡故菑逮身

善惡人所同也善善而不能從惡惡而不能去蓋君子而未仁者也然郭公以是亡其國自來善人未學往往善不松濱全集卷二十一 瘖言 四
必得惡不決去迨其末路又好人所惡比之匪人惡人所好睽千元夫是暮氣中之菑將逮身矣惜乎終不覺悟也後悔莫及識者惜之

龐士元之才孫劉初不喜用或謂無知人之明予謂非也孫劉用瑜亮如膠漆如魚水姻戚師友誼莫與並蓋不欲以疏遠之士離間其歡也設龐由瑜薦孫必用之矣設龐不由亮薦劉亦未必用也漢文帝不用賈誼亦孫劉之意也假令蕭曹絳灌之屬交章薦誼文帝亦必用之矣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此已事也孰謂孫劉雄才大畧智不逮中人哉

不能自強於政事與小臣謀大臣前則魯昭公後則漢獻
帝

國無不破家無不亡第破亡後猶有忠臣孝子國家有餘
榮矣故忠孝者國家之命脉子臣之性根爲君父者所當
培養也國家取士以藝不以行及其獲報也以行不以藝
謀國者當知所輕重矣

輕視功名則上之作人無權重視功名則士之立身無準
輕重之間權準在焉士不可使上無權上不可使士無準
用舍權在人行藏準在己

後世儒術道問學者講格致尊德性者講誠正篤行誼者

松濱全集

卷二十一

寤言

五

講修齊急功名者講治平各有偏重故議論不合然有始
有卒本末兼該自首至尾做完全者百中無一做上半截
工夫做不著下半截事業做下半截事業做不到上半截
工夫蓋千古缺陷至於如此

朱子從格致入陸子從誠正入各有得力處從之步者不
能無軒輊然八條目究以格致爲始事有始方有卒故朱
上續道統陸僅小宗

自來講說家每以中年論未定晚年論定爲準鄙意不盡
然也學人議論前後固有不同時分春夏秋冬候分旦晝

暮夜年分強弱艾耄豈能一致如華實然非異同也詩文

疑朱子格致誠
俱到陸氏既無
格致安有誠正
以入乎是無始
有卒也陸氏認
爲理其得力在
不在箇盡禪學
大宗吾儒之異
非小宗也

之作早晚懸殊不可偏廢不容篡易訓詁註說各隨詣力所至詳畧密疏彼此互見豈得強同近時儒門語要一書於朱陸異同處強異爲同以朱子晚年方有定論如此說朱不逮陸多矣陸聞道何早朱聞道何晚且以朱自悔支離爲聞道其說謬甚又以朱爲鈍根人開導雖於後有功未免爲利根人指摘如此禹稷躬稼巢許譏之矣天地日夜以生物爲心乾坤易簡資始資生未有謂其支離者文王純亦不已不敢暇逸享國五十年化行南國何不效黃老清靜無爲耶且謂陸學直截何不謂孔學支離老子之學直截孟學支離告子之學直截乎譬之適燕陸行紆水

松濱全集

卷二十一

瘖言

六

行捷均爲至而不同譬之高年養生至壽非盡性至壽捷則捷矣易則易矣何謂同

在下位以收斂爲主在上位以擴充爲主在中年以擴充爲主在暮年以收斂爲主擴充以才情言收斂以德性言古人言學各有指歸在人自識得不可一概論也

後世溺於詞章耽於功名如遠行人勞苦倦極見者慰之曰子休矣導以靜坐使之休息亦卽是學若暇逸人怠惰習成亦教以靜坐便昏昏睡去就使不昏睡亦何益哉孔子未嘗教人靜坐宰予晝寢且深警之度宰予亦以靜坐而昏惰也及其答問仁也則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蓋

恭敬忠則心不妄動不言靜而靜自在靜不可連坐字說前輩晚年習忘每喜靜坐蓋靜坐者晚年逸境也若以為聖學秘訣則殊不然

君子有大道如三綱領八條目是也舍此而談如管晏申韓老莊孫吳儀衍之術皆未聞君子之大道也蓋管晏小道老莊左道申韓儀衍孫吳權謀術數之為無所謂道也益成括為小有才古今如此輩者不少漢世賈生天下才管子倚也

自來聞道者多矣聞至道者不數數也聖門以道為傳管子所傳者何道蓋所謂至道是也

松濱全集

卷二十一

寤言

七

顏曾思孟稱大賢蓋皆聞至道者下此則推闕冉冉下此則推由賜其餘大道則聞之達道則聞之以云至道則未也有子亞於曾子者也與聞至道子貢晚年始得聞之子路義未精仁未熟惜乎未聞至道宋儒所謂千載不傳之祕蓋至道是也

聖王不作亂徵於諸侯之放恣亂徵於處士之橫議此戰國時也孟子以懼然不得志於時卑管晏斥儀衍無可挽也惟闢楊墨以閑先聖之道而有望於能言者心滋戚矣繼此能言者少而軻之死遂不得其傳蓋亂雖有徵未嘗

弭也後世亂迭興迭滅盜賊之亂能削平之人心之亂學

實疑道一而已以無所不包言曰大以人所共由言曰達以無以復加言曰至非大道達道也別有所謂至道也聖門諸子聞道有偏全有淺深非有偏全有淺深非安得歧而二之殊

術之亂匡救者迄無其人是以千五百餘年至道不聞於
學非周子默契道妙誰能窺千載不傳之祕哉前明闡揚
聖學大儒輩出就其中聞道者固多然各立宗旨自矜心
得學不以孔孟爲宗程朱爲派紛紛講學有亂徵焉卒有
明季之禍上無聖主賢臣而下競講學無補於世求其窺
至道者亦不數數覩豈以宗旨迭發人自爲師遂足昌明
聖道哉

成王命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
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吾后之德嗚呼人臣咸若時惟良
顯哉斯言也可爲大臣居封疆之法不得嘗議成王試思
松濱全集卷二十一 寤言 八
外省督撫藩臬不知此意可爲良顯否雖內廷輔弼亦宜
法此

以仁爲體禮義智皆仁之用也以智爲體仁禮義皆智之
用也以禮爲體仁義智皆禮之用也以義爲體仁智禮皆
義之用也體者立本者也主此以立極用者趨時者也使
彼以作則如父子以仁爲體慈孝其極則也禮義智則仁
之作用也

有仁讓有禮讓有義讓有智讓故德讓仁讓也政讓義讓
也

父慈子孝仁讓也兄愛弟敬禮讓也君敬臣忠義讓也夫

和婦順智讓也

堯曰克讓舜讓於德禹讓於功皆有而不居性反之事也
舜德大故讓以德禹功大故讓以功然在廷德功無出舜
禹之右故堯舜卒禪之也

范宣子讓其下皆讓義讓也

伯夷叔齊讓國仁讓也夫子以爲求仁得仁分言之夷仁
讓齊禮讓也

讓於德爲仁讓讓於功爲義讓讓以爵齒爲義讓禮讓燕
王噲無一合者

君子之於世也有待而無待故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小民
松濱全集

卷二十一

寤言

九

之於世也無待而有待故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
興讓

誠於己無待者也明於人有待者也

誠於慈者無待于孝也誠於孝者無待父慈也誠於仁者
無待臣敬也誠於敬者無待君仁也無待之謂誠有待而
施則爲虛假必至間斷

心自我盡自我存性自我知自我養身自我修天自我知
自我事命自我俟自我立皆無待於外實有而充信美矣
誠至矣在我者重則在外輕無待而有待有待而無待樂
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而未見德成而道未

光也天民之事也

盡心知性以知天格致之事也存心養性以事天誠正之事也不修身無以定命不齊治平無以達命故通天地萬物位育於中和者道也命以達也

此心未絕於民物雖不我用爲有待沮溺丈人絕人逃世爲無待

沮溺丈人祇是君臣之義不明以爲亂大倫蓋天下盡如斯義絕於君臣矣孔孟於倫常去其一便以爲偏拘偏蔽謂之亂倫敗常聖人人倫之極信哉

在物爲理格之以窮理處物爲義致知以精義不致知無

松濱全集

卷二十一 寤言

十

以盡物之奧處物之當

洪範休咎之徵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祇言感應之理得失之機

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祇是感以德者其應其速所謂捷於影響是也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此發中孚九二爻義可與孟子好善不好善之論參看誠能

動物未有感之而不應者苗頑殷頑應之遲然亦罔敢違也
三王不沿襲禮樂後世用禮樂不知禮以昭德苟無其德
不敢沿其禮樂以象功苟無其功不敢襲其樂故德有不
逮沿用其禮功有不逮襲用其樂皆非仁之至義之盡位
不稱功德也

動靜不以理者動非樂境靜亦非壽徵也智者得樂不滯
於物仁者得壽不遷於物人心流動易遷鎮靜易滯當其
樂也不滯之效當其壽也不遷之效明於義理雖困亦樂
蓋未嘗滯也安於義理雖妖亦壽蓋未嘗遷也

松濱全集

卷二十一

寤言

七

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蓋明理安理之效然則樂壽亦
以理言也舜在牀琴文在羨里演易顏在陋巷簞食瓢飲
樂自若也雖短命壽亦在不獨舜文享年久爲壽也

意必固我皆滯也克伐怨欲皆滯也天理不流行則滯上
下不同流則滯四旁不周流則滯故非義精仁熟猶有滯
也滯則心有芥蒂何樂之足云

九思防滯三戒防遷

知止而后知行安行而后安止堯之安安兼行止

盡心知性以知天智者所由樂也莫之爲而爲也存心養

性以事天仁者所由壽也莫之致而致也妖壽不貳智者

無滯修身以俟之仁者不遷知天事天之至莫之爲莫之致仁且智者所以立命也智者知命仁者安命知正命故盡道安正命故順受

水煩則魚鼈不樂土敝則草木不壽智者不使水煩仁者不使土敝心思猶水也氣體猶土也動而不括無使煩靜而有常無使敝自盡其性然後盡人物之性

智者動時行於至善而無滯也仁者靜時止於至善而不遷也

舜居深山寂然之時其靜也仁及乎聞見感通之頃其動也智孟子造道之深形容如此與孔子樂水樂山之旨同

松濱全集

卷二十一 寤言

十三

一體驗

人以心居中四肢居外未有四肢強心相從者人心不自主便是中土弱外夷強之象

沙中孕金石中孕玉水中孕珠皆精華所聚然搜尋偏沙石水不生精華其地所鍾絕少靈秀無復賢智故聖人在上藏金於礦藏玉於山藏珠於淵爲天地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造化使靈秀鍾毓不絕後世昧此義寶此三者禍亂相尋不已爲可慨也

許松濱先生全集卷二十一終

許松濱先生全集卷二十二

寤言

辛未

凡六十九條

請車徒行不可天喪予哭之慟厚葬不可此際見聖人不思不勉從容中道

虞書二典三謨反覆言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天理本然則安人事當然則勉凡曰都曰兪曰往哉安之也誠者天之道凡曰咨曰吁曰欽哉勉之也誠之者人之道天人之際安勉所由致也

堯典驩兜曰都兪曰於非所以誠之也帝曰咈哉蓋所以誠之也

松濱全集

卷二十二

寤言

一

帝曰朕志先定誠者天之道詢謀僉同誠之者人之道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誠者天之道卜不習吉誠之者人之道禹拜稽首固辭誠之者人之道帝曰毋惟汝諧誠者天之道

有苗弗率汝徂征禹誓於師誠之者人之道三旬苗民逆命人之道未有以誠之也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誠之者人之道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祇在誠與不誠而已禹拜昌言曰兪誠者天之道班師振旅誠之者人之道帝乃誕敷文德舞于羽于兩階誠之者人之道七旬

有苗格誠者天之道

安至自然誠者天之道勉致強然誠之者人之道強到極處便見自然如善人爲邦百年亦可勝殘去殺所謂已百已千及其成功與人一人十祇是安勉之分蓋誠不至未能動物積形至著積著至明及動而變至於化成功已百千况不反之而假之其能化民成俗乎漢至文景幾至刑措經綸雜霸三代卒不可復亦不久而祚衰也

性者始一能之終十能之反者始百能之終千能之假者始終不誠天之道俱不能率循未可必其明強亦終愚柔而已矣

性者天道如生而純孝動人也速反者人道如長而盡孝

松濱全集

卷二十二 痛言

二

動人也遲假者霸道如老而勸孝動人者少亦不久而忘之故不由性反而假人屈於力亦服從而心未化

從大夫後徒行不可無臣而爲有臣不可誠之者人之道暫行爲詐假借爲欺誠者天之道欺則天道有虧誠之者人之道詐則人道未盡故始以爲詐終以爲欺

詐不居易欺不俟命人道未達一間終是詐天道未達一間終是欺

孔子不尊於君大夫而尊於門人胥失之矣不尊於當時而尊於後世一時之天道人道未爲至萬世之天道人道則固至矣盡矣

至誠無息便行之悠久如卑進而不已則高邇進而不已則遠特造到高遠令人莫可攀援往往不爲世用然至誠者進不容已雖邈世不悔也此等詣依乎中庸看似平易卻峻絕

岳以虞舜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則瞽瞍底豫當在此時故師錫帝聞岳亦揚之迨二女釐降以還納揆賓門當在此時傳註舜生三十年堯方召用歷試三年居攝二十八年通三十年乃卽帝位益以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慄慄瞽亦允若則是載見齋慄亦當在召用歷試之先焚廩浚井事松濱全集卷二十二 禮言 三

未見他經亦齊東野人之語未可知卽有其事必不在二女釐降之後瞽瞍誤聽妻言愛象惡舜初欲殺之或有其心豈有妻以帝女猶欲殺之之理舜格瞽瞍不知歷幾何年若使帝已召用猶曰欲殺之則是此時猶未格父師錫岳薦何爲帝又何聞從來論舜皆以父頑不復與辨遂相傳至此

一部大學祇言修己治人之術慎其獨反身求己稽于眾舍己從人唐虞三代性功治功胥括於此篇堯舜慎獨爲眾戴桀紂蚍蚍爲獨夫君子有安人於危者矣未有危人於安者也弋危道也不

射宿不危物於安也弋固其死之道宿非其死之道乘機於弋使之不及避不伏機於宿使之無可避

亂邦不居得色斯舉矣之義危邦不入得翔而後集之義故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又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枳棘叢中非鸞鳳所棲則知止矣

罪疑惟輕惡惡從短也功疑惟重善善從長也宥過無大眚災肆赦也刑過無小怙終賊刑也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是以魚禁鯢鮪獸長麕麋鳥翼鷖卵蟲舍蚺蝮蕃庶物者古訓也山不槎蘖澤不伐天亦猶是意也

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松濱全集

卷二十二 箴言

四

今之網罟密矣而食小魚者嫌其骨細猶取幼童責其才疏世人好惡往往如此既好之又惡之豈不惑哉

君子篤於宗族之親民未必敦篤也慈孝之仁則固興矣君子不遺於故舊民未必不遺也新特之偷則固免矣君子躬自厚而民薄責故易從慎終追遠德歸厚亦此意也君子喪盡其禮則民不失養祭盡其誠則民不忘本非謂歸厚者遽各盡其喪祭之道也聖賢論君民感應皆刻責已寬責人故民之從也如歸

知與能合行與守合未可相離知屬心能屬身守屬心行屬身知能合一守行合一身心便依附而不相離

知久謂之能非能算不得真知行久謂之守非守算不得
真行

凡木被雷聲炮聲驚嚇者及匠鋸開其中心偏捩不端正
以是例人亦相似聖人遇迅雷風烈必變所以收攝此心
不使震撼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蓋臥則心偃起則肺懸
此心植立在中無稍偏側莫非命之警戒順受其正敬天
之怒主一無適畏威時保聖人之事天立命也

舜遇父頑文遇主暴孔遇要殺皆能自立其命

克伐怨欲不行蓋不如回之決四非於先雖如回決四勿
於後但見爲難不見爲仁何也不清其源徒塞其流無益
松濱全集卷二十二 痛言 五
也用力多而成功少祇是明未至祇是誠不足

默識三項皆存養工夫不知默則稍得輒語久而不識矣
故識之所以蓄德不知學則始進輒銳未幾而厭之矣故
不厭所以上達不知誨則有詔輒瀆未幾而倦之矣故不
倦所以成美聖人誠之至猶曰何有於我亦聖不自聖有
而不居之義故朱子以爲謙

悅樂不愠善信美之域也有悅方有可欲處有樂方有可
信處有不愠方有美處亦之爲言非其至者蓋示人以可
幾之詣也

明善取舍當誠身好惡當人不我知祇是不合時宜不愠

不悔方能自慊求知者取舍好惡務以徇人愈近時趨於道愈遠

貧而樂成於樂者能之富而好禮立於禮者能之無諂無驕興於詩者能之

魯昭公之知禮叔侯譏之魏文侯之知樂子夏譏之甚矣禮樂不可假託爲知也蓋昭公所知者儀耳非禮之本文侯所知者聲耳非樂之精

物蔽於欲欲蔽於物日月明無蔽晦亦蔽也山川出雲地興霧日月有時而昏爲所蔽也故君子去蔽物所在遏欲欲所在格物意不牽於物心不滯於欲然後真知炯然不松濱全集卷二十二 瞻言

味而明德常明

六

四民各有恒產不知所止故貪得無厭莫知其苗之碩人情類然物欲蔽其明故利則歸已常若不足艷羨他人易地而處亦未見有餘也

有以仁爲任重道遠不易幾愚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可以臻此詣工夫緜密越老越有精神不從事於此者未老而衰何以成德

子路好勇進以德義之強雖不足於中和可謂大矣特未化耳論其天德則固曾子所畏也

其人不肖者宜教之賢不可教以智恐其智合不肖而爲

奸邪也其人愚者宜教之智不可教以賢恐其賢合愚而為慝直也

古者天子欲其通天下之志明德明於天下故加以通明之號曰聖諸侯卿大夫欲其自勝其私不專利不徇欲以病民故加以自勝之辭曰賢智仁合則聖分則賢不及於智者愚也不及於賢者柔也對君諱言不肖故曰柔

士在一國見其仁曰賢士在天下見其智曰聖湯尊伊尹曰元聖知其憂樂以天下不從一國起見也帝臣皆聖也禹思救溺稷思救飢皆從天下起見士從一鄉起見雖賢猶未離於愚從一身一家起見則涉於不肖之所為而難

松濱全集

卷二十二 痛言

七

語於賢矣

能自知曰明能自勝曰強不能自知曰昏不能自勝曰弱惟自知者然後能知人故明者知己知彼惟自勝者然後能勝人故強者勝已勝彼智者自知仁者自強始條理者智之事亦仁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仁皆始條理聖則終條理也

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仁譬則力聖譬則巧也

智仁皆天性譬則巧也聖賢皆人功譬則力也三子力有餘巧不足天分有限也孔子巧力俱全天分人功各造其極仁且智而聖

天地之性惟至誠爲能默契氣運之來爲變往爲化生爲始育爲遂知之者不倚聞見默識心通皆以性徹
一年十二月三十七候一月六候來爲變往爲化交一月令則知物之變生易一月令則知物之化育候氣者或倚見或倚聞性通者誠至而知夫焉有所倚
當其時之謂正先時而至來者不及續後時而至往者不及過

春秋震夷伯之廟桓僖災可以觀化鸛鶴來巢可以知變
恒星不見星隕如雨可以知變
星精不斂則光芒四射化爲孛人之有悖心亦猶是也

松濱全集

卷二十二

雜言

八

或問聖人不言靜養先儒好言之何也愚謂智者動仁者靜仁者智者非判然二箇人定而后能靜祇訓靜心不妄動非訓靜爲不動也智者樂水時時省察無少間斷仁者樂山時時存養無少虛假仁智便是寂而靜感而動非判然二候也後世嗜欲日滋事爲日繁故先儒言靜養欲使靜中養出端倪爲萬事萬物之本孟子發旦氣之說亦謂喧極歸寂欲其寂然之中渾涵畢具俟感觸而通否則皓亡性眞泯矣蓋靜坐攝心皆在中年以後靜室習忘皆晚景所爲若少年人祇須心不妄動便是靜爲學當與年俱進隨時所造功有淺深不可拘守一說概欲人從其所爲

也

敬義夾持而上何也有一等人亦知主敬而所爲事皆不合蓋工夫欠缺在精義有一等人亦知辨義而所處事皆有違蓋工夫欠缺在居敬故二者夾持不走作敬也不造作義也中庸在此循序而進工夫乃上內敬以直外義以方未可相離離敬而義有不行離義而敬有不行內外合一之道心與事兩得事不根心爲不敬心不制事爲不義工夫緜密則湊泊不然言敬於義截斷言義與敬隔斷未爲得也

心有在則滯而不流心有不在則走而不守皆爲不敬

松濱全集

卷二十二 精言

九

知止則知行定靜安慮得知止後序也誠正修齊治平得止中序也慮而得止方行誠正修行在己齊治平行在人其序不紊循而漸進行有不得則反而求

定屬意靜屬心安屬身慮屬家國天下是故意以定而誠心以靜而正身以安而修家國天下以慮而齊治平知止以下定靜安爲小節度慮爲大關鍵蓋慮者處己處人之事皆在此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卽慮而后得其所止

驕者矜高主豎說泰者侈肆主橫說忠主豎說信主橫說發已自盡自始至終循物無違由近及遠

誠正修則忠否則驕齊治平則信否則泰故矜高者無以明明德侈肆者無以新民知止於至善洵非忠信人不能知止也大學之道惟忠信人得之徒有忠信不知大學之道所謂質美未學之善人不知止於至善爲可惜故好學尙焉

天地之化來者自續無意無必往者自過無固無我冬去春之氣機已變春來冬之氣機已化天地無意必也無固我也與天地相似故絕四變化從心不先不後聖之時者明之盡也夏去休言暑冬來始講寒則知時

貧與賤不以其道得之樂亦在其中不去也富與貴不以其道得之於我如浮雲不處也貧賤不以其道如貶韓愈爲山陽令富貴不以其道如揚雄一日九遷審去處以乍得言君子欲惡與人同有時異者明於去就之分也

松濱全集

卷二十二

箴言

十

君子易退而難進不以其道得貧賤道不可行矣故退爲既富貴者言之也不以其道得富貴道終不可行也故不進爲久貧賤者言之也不去不處義也所以不去不處仁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吳康齋被徵而出授諭德可謂以道得之矣由石亨薦則猶未盡以其道也故不處堅辭朝命而歸君子出處之際

豈苟焉哉

孔子進禮退義仕止久速各當其可孟子願學孔子於養氣章發之其言皆前聖所未發蓋一生精神命脉全在於此

白沙之學其高妙處或目爲聖或指爲禪至其立身行己事母從兄及生平出處進退辭受取予一以道義爲準無不與孟子之言印合夫何間然

張楊園初從王學入手後一返於程朱緣其內勘精密處處務實故能燭其弊而自救其失然猶謂肆字病根未盡拔除其自治真無絲毫假借

汪雙池一生推崇徽國六經四子並有詮義惜不多觀

松濱全集

卷二十二 脩言

七

薛文清謂生朱子後無庸著述但須力行耳鞭辟學者入裏最爲切要雙池著述與朱子埒得無敵乎然生當漢學盛行能尊信朱子無一語違悖亦中流砥柱也苟非從身心歷驗過來何以能此

嘗與邱執甫言學須從化機上體會入微執甫曰此說恐太高遠愚謂在初學本未可驟及然玩孔子無言之旨與川上之歎則必如此潛心默會纔有真知至其立身行己往年有慈溪人朱姓乘汽船去而復至彼言雖有書可讀當世無名師指授終是一時看不清楚就令路頭正亦必多做數載工夫叩其學何授則曰有餘姚老儒姚姓者予

告以退一步法謂大學欲誠意先致知中庸未獲上求信友惟退而後有進步其人欣然臨別謂予曰海內興理學異日必有湯陸真儒者出然違孔子宗旨失程朱法派者亦不可勝數得失其參乎乎迨不相敵則趨於亂矣予韙其言

讀典謨訓誥想見古人至誠無息天命人心昭然若揭孰謂唐虞三代不至今存也

味爽丕顯夙夜惟寅恍惕惟厲中夜以興韓子中夜涕泗交頤楊椒山或中夜起立或對食忘餐古來有志之士皆有聖賢憂勤惕厲氣象禎今年五十二已屆古人道明德

松濱全集

卷二十二 脞言

三

立之時而詣力所至尙不逮古人豪末敢不時時恍惕以自警醒乎

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門人問則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得引而不發之旨此等處煞令人體味

許松濱先生全集卷二十一終

許松濱先生全集卷三十三

寤言

辛未

卷三十三

凡七十三條

疑一

伯夷叔齊兄弟讓國皆所以敬天也伯夷以父爲天叔齊以天倫爲天敬其天無非求其起不來其心之願也敬大臣不使怨乎不以體羣臣不使怨乎我獨賢勞

性者天道身之人道天道主誠人道主敬

心不在則騎驢覓驢敬以直內則心存腔子裏

貞下起元須從智中涵養出仁來爲發生之本在天爲元氣在人爲仁心元氣流行亨利所由規也仁心活動禮義所由規也貞者天道之終始智者人性之終始

松濱全集

卷三十三

寤言

一

孔以行廢歸之命欲子路求在我也尤人也孟以行止歸之天欲樂正子不怨天也不求在外也行廢灑然則知權在我行止灑然則知權不在外

有怨尤氣便餒餒非說難孤憤滿腔怨尤盡行發泄便知其氣餒不能浩然於胸中賈誼亦未免怨尤孔子與黜以進由求赤亦使平其氣雖不吾知而胸中固自浩然又開示子貢自謂知我其天無非求在我不求在外之意後世學者最宜體味真實受用其在斯乎

善則歸天過則歸已聖主也善則歸君過則歸已賢臣也善則歸親過則歸已孝子也

功歸已罪歸人善歸已過歸人利歸已害歸人是誠何心哉其病祇是不自反
尙溯帝王吾君之君也尙溯祖宗吾親之親也尙溯聖賢吾師之師也追遠不忘善則歸之仁人君子之用心如此其至也而况天地覆載我乎

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慢一人非敬也

無必易無意難無固易無我難私不易絕絕不易盡意者初起無形易失之妄過此則必漸形矣雖初起倏滅不流於必而意已動矣故曰無意難我者隱起無迹易失之私過此則固遂著迹矣雖繼起隨化已融乎固而我未泯也

松濱全集

卷二十三 痛言

二

故曰無我難中間不期必不執固已消陰翳特終始之際未能廓如亦大害事故惟絕此四者方謂安仁
車裘勞善猶有意也兵農禮樂猶有必也無諂無驕不佞不求猶有固也南宮尙德猶未免我之見也告過則喜犯而不校幾於無我之學矣

明性中之善則仁義禮智皆曲也惻隱辭讓羞惡是非皆端也誠道中之身則子臣弟友皆職也孝忠恭信皆行也明於此則誠於此性者誠而明身之明而誠無往不見性卽無往不見道此心愈光明此身愈篤誠實大聲宏則輝

外著

明善於心則性光發誠善於身則道履敦心顧身喫緊在
道身顧心喫緊在性內外交修誠明兼至庶幾心無點翳
身無微瑕是爲十分人

悟從修來爲真悟修從悟來爲真修智崇效天悟所由生
禮卑法地修所由起而善也
凌酬卿自治其病謂在矯輕警惰蔡祝年自治其病謂在
懲忿窒慾可見人非不知爲善與去不善特不能實用其
力耳而致難十四

弟子候延堦性剛不輕從人言予謂不從人固好特言之

善者宜從之玉寶善性柔不輕違人言予謂不違人固好

松濱全集

卷二十三

悟言

三

特言之不善者宜違之蓋從違有準不然是沒星秤一意
偏向好惡皆拂人性害豈淺鮮哉

質直而好義十四字予嘗以贈侯蓉砭行之頗有效蓋蓉

砭從軍執文翰與僚佐往來所以自處處人不外乎此

時者合清任和而時出之也是故公山佛胖欲往不就晉

殺賢臣臨河返駕時而清也見行可則仕際可則仕公養

則仕時而任也委吏可爲乘田可爲時而和也過化存神

泯然無清任和之迹故曰時

世嘗謂立行在夷惠之間予謂此子莫執中也此鄉愿媚

世也弄得夷不夷惠不惠清不成清和不成和無所可否

何以立行

戾天于淵戾至也于往也戾者凌厲于者悠揚鳶魚之性也率於不自知也鳶飛遇逆風必作勢魚躍遇逆水必迎機率性亦忍性也人之處逆境可以思矣

馬走逆風牛走順風馬性健風逆忍性而走反捷蓋陽性決故也牛性順風復順遂性而走猶遲蓋陰性懈故也強弗友剛克馬喜逆風如之燮友柔克牛喜順風如之故駕馭必視其性然後施之各當

鼎革之際人心邪者驅之正人氣逆者逐之順所由來者漸也周衰至漢而定漢衰至唐而定唐衰至宋而定宋衰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非聖王在上不克臻此景運

天地之大萬物之衆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轉移也非一朝一夕之故所能綏定也聖人在上爵與衆其刑與衆棄所以泯偏倚之心弭乖戾之氣中正和順與民更新禮以履中樂以蹈和不使一人有過不使一人失所然後改邪歸正變逆效順使天下喁喁向化鳥獸魚鼈咸若方位育而無悖害然豈必不可致哉是在修道者

智賢之過皆有偏倚愚不肖之不及皆有偏倚世之衰也智不肖合爲奸賢愚合爲忠愚不肖合爲盜賢智合爲隱

而天下事遂不可爲
我正而人邪我心自正受天之正命也我順而人逆我氣
自順天命之順受也人自邪逆我何與焉若不問正邪不
知順逆概以徇人爲不偏倚不乖戾此圓融之見非所語
於中和也

事未至而先有偏倚發必畸重乖戾從此生也惟渾然之
中至虛至明一塵不起萬感胥屏及乎觸發應之遂通捷
於影響如斯之謂中正無邪

居易者居廣居也正己者立正位也行素者行大道也

刻剝於人皆爲陵攀緣於人皆爲援二者願外妄求不正

松濱全集

卷二十三

辯言

五

已者也

外緣少則位居之安深山窮谷所以無歆羨也外緣多則
位立之艱通都大邑所以多營求也是故行乎素位無待
於外則美在其中是亦樂天知命安土能敦者也深造自
得其以此乎

聖賢原是豪傑做成冉子與粟原思辭粟全是豪傑胸襟
所以做成賢者特與聖人作用尚有差別蓋析義未精必
俟化裁方精義入神此聖賢之別也

實施如日光輝發越可謂大矣虛受如月光輝發越可謂
至矣以人言之夫道父道君道實施者也婦道子道臣道

虛受者也

月有盈虧凡屬陰者有圓滿有缺陷屬陽者祇有圓滿無所謂缺陷也日光所至萬物皆明日光所不至萬物皆晦故君父誠有不至在子臣便有缺陷夫誠有不至在妻便有缺陷誠至無息彼虛受者皆十分圓滿十分光輝

凡缺陷處皆有憾憾者心欲感之也感之無從常銜於心便是憾憾者恨也艮止於心而絕之感則是恨也故爲婦爲子爲臣皆不能無憾在爲夫爲父爲君者亦必有致憾處是以至誠盡性無待於外仁敬孝慈信皆充實使萬物得所咸虛受於己是爲光輝發越

松濱全集

卷二十三

嘉言

六

意不逆於將來則現在之意誠心不狃於已往則現在之心正

譬如行路當其發軔何處山川何處城郭隱隱者皆未來也行行而現在矣山川可覩城郭可覩也復行行而已往矣某處山川某處城郭明明者皆過去也及其停驂歷歷可溯未來皆現在現在皆已往路之悠悠者不知閱幾何程矣發軔時不暇計也停驂時不自覺也故曰聖路悠悠不計程計程而行則欲速而驟進者驟退雖千里百里之近猶有裹足而不前况萬里之遙乎

學貴數變知變則能擇可與適道矣知不變則能執可與

立矣知不變而變變而不變則能化裁神妙可與權矣
執而不變可與立變而不執可與權立賢者爲能權非聖
人不能也

陽亢陰必爭之陰凝陽必爭之戰勝於天人之界正在於
此故君子爭方寸爲能爭千古也方寸之陰陽不能爭勝
能爭勝兩間之陰陽乎

藏怒宿怨是執而不化也不化則發之暴橫逆所由生也
惟隨時自化化人方於人已間不起倉卒之變

轉愚爲明化氣也轉柔爲強變質也洗濯以化其氣琢磨
以變其質君子治心蕩滌消融用多少工夫做成晶瑩潔

松濱全集

卷二十三

寤言

七

淨治身約束防維用多少工夫做成堅緻嚴栗人製器必
求精良視身心皆不求美好何第知逐物耽玩而不知反
觀刮磨乎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故貴擇善無常主協於克一故貴執
先明而後誠也

由取其果賜取其達求取其藝聖人祇求其一長不求兼
長也故眞才樂爲聖人用在下豈少眞才視上之取兼則
亦不專一長而混進求榮矣

雞使之司晨犬使之守夜皆有一能服牛乘馬引重致遠
以利天下則牛馬之任所使也厥功鉅矣惟聖人爲能使

疑憊是已發
不是未發於此而
不知必有認已發
爲未發之謬矣
按上海王氏錢
微也然發則即
顯也當是先
定本校時失檢
今校正重修

萬物蓋聖人知其性盡其性而物亦得以率其性也天地
生物聖人不棄一物皮革齒牙骨角毛羽皆適於用能使
物之生死不輕棄聖人代天理物利則興之害則除之知
明故處當然後贊助化育俾天地生物不窮用之
已字認得真切方有盡處方有推處已不離人獨立須從
人一邊看出中平

當我意者則爲之輕喜不當我意者則爲之輕怒意爲輕
重便是意氣用事故必停停當當然後喜怒自然呈露不
待安排若輕重其人爲之喜怒便是不停當

松濱全集

卷二十三

箴言

八

賞怒有刑無憑虛而發者有不中節則修道蓋不和道爲
之不達由一已之和致之一家則一家育致之一國則一
國育致之天下則天下並育有不得其所必已之喜怒哀
樂不中節便當反已自修修者品節之也五品卽五達道
也品節所以中乎道也無適不然則品節矣

未發則隱微也已發則見顯也發與不發特一轉瞬耳故
迹雖未形而其幾已動獨中可逆料也如綸如綍可於絲
測也如江如河可於涓涓卜也故君子必慎言慎動之
人禽之異祇爭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果何者爲去何
者爲存乎君子在上則存於世道君子在下則存於人心

舜禹以來迄於孔孟時勢不同所以存之一也蓋天理自
在天壤去者去存者存雖於世道未有裨益而何者禽門
何者人路猶不泯於人心所謂孟子功不在禹下者此也
後之君子與其責或存其大者重者或存其小者輕者
所以存之一也

漢儒存其籍宋儒存其道道雖在天壤亦賴籍存而聞其
略至後世典籍徒存結爲記誦辭章之習以獵取聲華博
功名爲溫飽計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世不乏人要皆根於
天性不由學習於是抱籍者徒爲虛器而漢儒存籍之功
或幾乎歿矣宋儒出取往籍表章之身體力行聖人之道

松濱全集

卷二十三 語言

九

復明於後世故漢儒功在註疏宋儒功在傳義其功皆不
小但宋儒本心得以見躬行爲得聖人之真傳元明大儒
繼起遵守者一仍其舊士皆奮起推陳出新不無異同要
皆聖人之徒然求明反晦亦復不少蓋功罪參半焉道水
清石見眞得聖人遺意者代不過數人所以紹存之之統
者代不絕人天理常存人心不死未始非數君子扶持之
力也世道愈降學術不能出於一途有壞於前必有更於
後故存之之道代亦屢更天爲之也

周子之學朱子斷爲不由師傳默契道妙卓然先覺之言
厥功偉哉所謂惟聖人能知聖人也按周子蓋聞知者程

張朱皆見知也道統之傳上接孔孟非可幾及

凡聖學皆古帝王之學見知爲賢皆其時相臣非在下土人所得與也聖王不作孔子以布衣與聞知之統其學聖學也懼古帝王之學失其真傳故刪定贊修表章六經以待後之帝王其徒皆見知也後世尊孔子爲聖其徒爲賢漢以下傳孔子之學者皆稱先儒宋惟周程張邵朱稱先賢以比於其徒後世聖學失傳間有學者不得其真卽宗朱子羽翼經傳亦不過修明補訂以待聖王起而行之如無作者其學皆不行於世明儒紛紛講學皆一時小補之爲非有存以待後之心蓋聖不易學卽學之亦留以待聖

松濱全集

卷二十三

寤言

十

人之起非敢自命爲見知聞知也

德行政事言語文學聖人以之設科以之立教設達而在上造士必以此用人必以此矣聖人取專長不取兼長蓋古者不求備於一人之意也

漢蕭規曹隨唐房謀杜斷遂足致治衛靈公無道之君賔客宗廟軍旅用才各當猶不至於喪人君知人善任爲致治之要世不患無才而患取之不真用之不當士亦知所
以進退哉

八音不同出一器合之成樂設官分職故貴器使無棄材也金石絲竹匏土草木皆一器一音自始至終有翕純皦

釋之美用人致治蓋亦如之
堦篋不同音而相爲伯仲笙磬不同音而均以雅南君子
和而不同正如如此小人同而不和則如琴瑟之專壹誰能
聽之人情好同惡異皆邪穢不蕩滌渣滓不消融所致故
惟義精仁熟爲能和順於道德所謂爲善不同同歸於治
者此也不容曰旱至而爲之備以備水容曰水至而爲
禮以治躬樂以治心禮陰樂陽躬欲其約束故以禮治心
欲其灑脫故以樂治

九容所以治躬禮以制外九思所以治心樂以制中

易以安節爲亨則以強制爲貞矣儉節制也過則節不及

松濱全集

卷二十三

痛言

七

則制故節度防其過也制度懼其不及也不怨天不尤人
安節者也克伐怨欲不行強制者也

陽盛則旱陰盛則澇天地陰陽之過也隄防陸道所以備
澇疏通水道所以備旱先天而天勿違也澇至而爲之備
則隄防不容已旱至而爲之備則疏通不容已後天而奉
天時也子臣事君父如人事天地不敢以旱澇爲陰陽之
過也知此意者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矣
孝弟爲仁之本犯上作亂不仁之禍欲弭不仁必先行仁
而孝弟其本也本立而仁民愛物之道生能事親從兄未
有不忠君順長者能忠君順長未有作亂以禍生民者此

欲救不仁之禍示以本務不知此則舍本以行仁矣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次第井然說得最直截而無餘義其六言皆美德而好學者改過遷善別同異辨是非以明其理也不然爲物欲所蔽而仁失之愚智失之蕩信失之賊直失之絞勇失之亂剛失之狂在氣稟爲偏拘在物欲爲偏蔽去蔽化拘洵非好學不爲功

溺者弱於水也陷者入於窞也父弱則溺愛乎子而子陷於不義矣夫弱則溺愛乎妻而妻陷於不義矣溺愛者仁

之過陷不義則義之不及此溺則彼陷故君子當自強不息於誠誠息則弱矣

自聖人設五倫以立教君道父道夫道爲之綱效乎天臣道子道妻道爲之目法乎地綱舉則目張綱廢則目弛孔子作春秋所以存綱目於不墜使天下後世曉然於君臣父子夫婦之道效法乎天尊地卑終古乾坤不息朱子綱目上繼春秋三代以下知孔子意者朱子一人權然後知輕重未可與權者未可與議於斯也

師在五倫之外範乎三綱者也經師易得人師難逢孔子爲萬世師表三綱正三目定所以立之防使卑不敢踰尊

爲子臣者不可不受孔子戒爲君父者不可不守孔子法
存其心以事天修其身以立命能別異於民物者聖人之
徒也

春秋時君臣與獄父子與獄夫婦與獄兄弟與獄王綱墜
矣朋友一倫所以補四倫之缺學校未衰猶賴清議以扶
持之至戰國處士橫議天下遂興大獄而不可平矣

前明講學之風感未免興獄於庠序蓋欲弭朝野之爭而
士君子先自爭也噫

當讓而讓則化人之爭當讓而不讓不當讓而讓則啟人
之爭故讓化爭者也若一人讓而一國爭一國讓而天下
爭皆爲不當讓如燕王噲是已

松濱全集

卷二十三

箴言

三

智仁勇爲三達德然三者皆有大小之別智周萬物仁覆
天下勇任萬事合己與人不徇外內夫是之謂大若偏私
之見割捨不下皆小人之智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無當於
大人之學也

天地之氣大旋大轉山林川澤之氣其旋轉也小邱垤行
潦其氣無可旋轉故爲小阜小水水人心之靈旋轉如天地
若有一毫私欲之間旋轉便不靈故貴一切斬除夫心小
之涵寸衷大之彌六合能小能大然後如神惜乎人皆不
善藏發故心不靈學者能用其心然後智仁勇三德可達

於天下
或謂仁不可幾強恕而行其殆庶幾乎然恕亦未可驟及也體驗之自見

知有己不知有人是己未嘗推也知有人不知有己是推不由己也恕者推己之謂須在在有諸己然後由此推之方爲恕

己爲天地寄託之己則推出者皆天地之心己爲聖賢依頓之己則推出者皆聖賢之意己爲祖宗嗣續之己則睦族從此推出己爲父母屬望之己則克家從此推出己爲蒼生仰荷之己則用世從此推出推己者看己從何處始

松濱全集

卷二十三

語言

志

欲惡人情所同推己所欲如立達推己所惡如陵援推欲勢緩推惡勢急故不欲勿施推惡爲精絜矩之道恕之術精義之學也故求仁莫近

許松濱先生全集卷二十三終

許松濱先生全集卷二十四

寤言

壬申

凡七十二條

以父母之心爲心則無不親厚之昆弟以祖宗之心爲心則無不敦睦之族姓以天地之心爲心則無不仁愛之民物故以天地言之民物我一體也以祖宗言之族姓我一本也以父母言之昆弟我同氣也以是三者爲心則於天地爲仁人於父母爲孝子

知本則知理一知末則知分殊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知本末輕重可與權當其親親不知仁民舜救瞽瞍可棄天下當其仁民不知愛物益救

松濱全集

卷二十四

寤言

一

飢溺可焚山澤迨至地平天成民物咸歸仁愛則施之有序惟聖人能權輕重齊宣恩及禽獸功不至百姓可謂不知本矣故貴反本

仁者之恩由內及外故不嗜殺人能一天下不仁之禍由疏及親故殘賊之人子孫無遺類

堯之仁舜之孝達乎天下智之大也微生高之直陳仲子之廉智之小也用之一身而窮自鑿其性也用之天下而達自利其澤也仁義禮之用皆智之爲也智大則無往不利如水行無阻智小則隨在而鑿如井涸不汲以淘爲事勞而功少

六經皆故迹所以言性之書也然不以利爲本則故迹無可復踐矣疏乞循蜚荒遠難稽必求其故則鑿此路史所載不可通行未免用智之過故論典籍古今可廢者多可存者少不善讀書好博不精喜鑿不喜利固取其粗自其達尊爵爲先齒次之德又次之而富不及焉五福壽爲先富次之德又次之而貴不及焉然則富繼於尊貴繼於福齒德有常尊壽德有令福得於天者優也

松濱全集

卷二十四

語

二

拜不以亡亦禮然不得其中時不可失亦智然不得其止周子易禮智爲中正使禮智不得假託湯在夏臺文王在羑里桀紂囚之湯武之聖不爲損也公冶長拘在縲繼不失爲賢亦曰非其罪也朱子以有罪無罪在我豈以外至爲榮辱故桎梏死者爲犯罪而死謂之非正命若在我無罪雖死於桎梏亦正命也若宋文天祥者更爲盡道而死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則固如其所自誅云云也

孔曰畏大人以理則重之孟曰藐大人以勢則輕之非堯舜之道不敢陳畏之也非古制皆所不爲藐之也

人言有失誠淫邪遁盡之人心有失蔽陷離窮盡之不知人言無以知人心人心害爲隱爲微人事害爲見爲顯君子正人心所以致和育物也放其辭不形於行攻其心不著於事則賢者衛道之力也

夷之遁辭窮將返正孟子去其蔽故昏者復明凡於言之遁者不可窮追入苙復招放豚將亡佚矣

君子律己以嚴律人以寬設以律人者處己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以律己者繩人刻意持論世乏全才自知知人以此爲準

疑管仲爲未仁子路以律己者求之也曰如其仁如其仁

松濱全集

卷二十四

箴言

三

夫子以律人者求之也子路論心術從嚴夫子論功力從寬聖賢之別也子路責管仲如此異曰死難之幾決矣夫子聞衛亂曰由也死矣無貶辭蓋許其仁也

處則守仁出則行仁窮則守義達則行義守仁者修德於家也行仁者施澤於民也守義者不與門外事也行義者宇宙內事皆我分內事也

願爲良臣毋爲忠臣此言出朝廷無忠臣矣以臯夔爲良龍比爲忠時也遇堯舜則良桀紂則忠時也忠良一也

天道不遽寒燥聖人不遽喜怒五風十雨雨必以夜先賞後刑刑必以秋君子慎獨祇慎其所發於人物者

令一人喜怒令一人哀樂便是私王者如天不私一人爵與眾共刑與眾棄亦不私出自已所謂天命天討非一己私意所得而與也

嘗憶范文正公謂其子曰汝以機密事告人能使不言乎曰已戒之勿言矣公曰已不能慎言能使人言之不出乎此可爲機密事不慎者戒過庭錄載此公父子爲相身握大權能決大計定大事觀家庭誥誠知其論謀者遠矣先入者爲主五字亦心不正之根如聞人譽聞人毀先入於心及見所譽者遽以爲善所毀者遽以爲惡不知不覺主斯而出爲好惡不得其正

松濱全集

卷二十四

箴言

四

當於用處求其一慎勿懸空想聖賢此朱子開示學者切要語人於日用隨處求其一當則集少成多真積力久不祈至於聖賢去聖賢不遠若懸空想念何益於用雖日談聖功賢詣終於已不親切遺法都用不著竟有終身未之

一用者

志患其不犬然志大矣不從小節做起終大而廓志患其不遠然志遠矣不從近處做徹究遠而荒

志遠者難成志大者鮮就然規規於近且小又不廣此處最難聖人於師則退之於商則進之點也狂思也狷所以裁抑激厲之者無所不至此中行以爲程聖之教也

昔人謂失節之婦潑水難收愚謂忠孝節義得一字死重如泰山失一字生輕如鴻毛是故不忠不孝不義不節被此名也以出皆如水潑地不可復收崔蘭畦少年人其言惡名收不轉凡物可復還何窺見及此可採也

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禦設聞一不善之言見一不善之行若之何以石投海足以喻之矣蓋揚善若此隱惡可知

子臣弟友之道不明孝悌忠信之德不立敢曰四十強仕可出而委質乎

二十而冠敦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蓋弱冠之年孝

松濱全集

卷二十四 語言

五

悌之德未立宗族鄉黨未之稱及可以設教乎後世重文不重行甫入庠便爲人師雖已冠猶未博學也博學以孝悌言謂博學孝悌之道道之顯者謂之文今所謂文非道也藝也辭而已矣

樂天畏天並行不悖孔顏皆有樂天處皆有畏天處所謂仁且智也自然處謂之樂天誠者天之道當然處謂之畏天誠之者人之道

戒懼慎獨所以畏天中和位育所以樂天聖人在下畏天終身未敢言樂天也特一堂位育一室位育謂之樂天亦可也

聖人與天地一氣流通與萬物亦然故憂樂同之常人長室之中飢寒之不卹尙無可相通况與物同流乎故一身上下氣隔猶塞而不通手足痿痺謂之不仁惟堯舜之世方可謂上下與天地同流蓋此語之氣乾侯之師是也知推己及人推人及物推而極之可以一氣流通故立不獨立達不獨達可以狀仁之體學者存此於心便和可育物善氣迎人如坐春風中矣故不知推化機便遏而不流通天地人謂之儒通其理耳

淒風苦雨愆陽伏陰皆乖也戾也天地不和萬物不育聖人參贊爲人彌其憾

松濱全集

卷二十四

六

有諸己之謂信未能有諸己未可求諸人故曰吾斯之未能信蓋不逞言仕也與躬行君子未之有得同意故說成己之謂美爲父慈爲子孝是也成物之謂大如父皆慈子皆孝充善於天下是也故乾爲大坤爲美豈而不氣感惻隱辭讓之心不泯可以爲善羞惡是非之心不泯可以去惡

善如禾惡如草

天此同氣

守口可無口過防心可無心過慎身可無身過然過未必無也過何在知而克治則可以不貳

與物相接而言大有事在故能和育歸仁不貳過亦言身之過非第口過心過而已也蓋口過在事之中心過在事之先後可以身過該之如色荒禽荒樂不中節動不中禮俱是身過憚改如晉平楚靈虎祁之築乾侯之師是也知過不改便是貳過過所由叢也

周穆漢武庶幾能改過矣春秋如晉平齊景衛靈皆過而不改怙過終身子故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言其過已成勢不及改後人遂謂之過可惜也

意必固我不能絕喜怒哀樂不能節視聽言動不能克皆過也內不知止心之過外不得止身之過聖人內外一顏松濱全集

卷二十四

語言

七

子不貳過所謂不遠復無祇悔元吉是也
氣涼者少仁氣溫者少義氣寒者少禮氣熱者少智任氣而動其率性也偏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方與天地合德
雞抱卵必有真種子方抱得栽者培之亦然心如穀種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蓋惻隱是真種子有種子方可發苗吐華成實故人而不仁連禮義智都消亡傾者覆之皆如是也

慈母精神與赤子精神歸併於一所謂誠也若慈母意思不專注便是不誠如何保抱得
天不已文王亦不已天有四時春秋冬夏百物生焉無非

命也。亶亶文王君臣父子各止於至善，無非性也。故君子乾乾不息於誠。

體驗天理，驗於寂是未發之中，驗於感是已發之和。

火可然，泉可達，必有本驗。其始然始達，所謂端之充也。自然發動，不假人爲，所謂誠也。如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生理本直當於此見，迨涉於內交，要譽惡聲，則由後起之私欲而非初起之天理矣。

五霸假之也，所以內交要譽惡聲而然。乃假託於仁，非必真有怵惕惻隱之心。故曰：無所爲而爲者，義也；有所爲而爲者，利也。誠僞之分，真假攸殊。

松濱全集

卷二十四

語言

八

知爲導行之燈，家國天下路之近遠，身所以行意者，向路前去心者，不慢不沾，知行具徹，蓋所謂足目俱到是也。知在意先，如晝行路，知在獨中，如夜行路，知幾辨路，不入於歧，研幾認路，不鄰於僻。

溫故以養知，慎獨以養意。

持守涵養，所以爲仁也。持守求仁，涵養依仁，克治在持守中，踐履在涵養中。持志驗虛實，養氣驗消長，皆心上工夫。爲仁者之事。

心有內外，向內爲性，向外爲情。心有上下，向上爲理，向下

爲欲。

有帥必有從帥以仁從以仁而讓與矣帥以暴從以暴而爭起矣二氏之教帥以清靜寂滅從者去人倫父兄之教帥以文藝從者去德行亦慎其所帥哉
枝葉也

心規也身矩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圓不離方也心依身身附心心顧身身顧心身之隨心如磨之隨臍盤之隨鍼故曰圓則行方則止規行心之圓矩止身之方君子敬以直內正其心也義以方外絜其矩也敬義之功坤道也格致不離好惡誠正修好惡在己齊治平好惡在人

松濱全集

卷二十四

箴言

九

格物好惡無不到致知好惡無不盡誠意好惡不虧欠正心好惡不偏倚修身好惡皆中節齊家好惡皆作則治國好惡不寬已刻人平天下好惡不同理異欲好如孝弟慈惡如不孝不弟不慈好如仁讓惡如貪戾暴如爭奪悖好如忠信惡如驕泰好如義惡如利格致在此誠正修齊治平均在此

上下豎推前後直推左右橫推我居中央以上下四旁度之均齊方正則準而平致知致曲皆有豎推橫推直推之

法

讀易看天道消長讀書看世道升降讀詩看世道感衰讀

春秋看世道是非讀禮看世道得失世道人心相爲表裏
讀經皆如此看法庶上下精粗終始本末無所不盡
粗且顯者大著箇心去理會精且微者小著箇心去理會
不然有到有不到表裏亦然

就道教上說是表就性命上說是裏洞見表裏須是徹上
徹下徹內徹外方得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德其總善其散
也合總善而爲德分散德而爲善如舜武均爲孝舜受堯
武誅紂是也又如舜周均爲孝舜封象周殺管叔是也孟
子以禹稷顏子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蓋得此旨矣

松濱全集

卷二十四

痞言

十

夷尊父命齊重天倫方理正心安若夷以天倫爲重齊以
父命爲尊便不合乎天理之正不卽乎人心之安故各人
自責便是求仁各人相責便是不求仁就性與心說爲仁
就道與身說爲讓迨遂其讓乃得其仁理正心安何怨之
有

陳仲子廉則廉矣母兄爲輕妻爲重孟子謂之不充其類
蓋不知輕重之類未能於仁之端擴而充之也廉義之端
也母子主仁兄弟主禮陳仲子舍仁禮求廉失重輕矣故
曰仁義用不差爲善仁義用差便爲惡也直亦義之端也
證父亦差用義也

子在母胎母呼亦呼母吸亦吸聖人與天地萬物如一鼻
吸一口呼流而不息合同而化

氣降鷹化鳩氣升鼠化鴛氣沈雀化蛤氣降而沈絮化萍
桃花化蝦蚊亦化蝦聖人化民成俗亦然

善是輕清上升底惡是重濁下降底興起其好善惡惡之
心便天理日長人欲日消是故揚善則播芳以共蔽隱惡
則滌穢以自澄

爲善者夢見吉象爲惡者夢見凶象皆順氣逆氣自然呈
露非真有鬼神告之也結草與蘭皆以夢示報賜殆善氣
成象鬼神若或憑之狐突遇其太子亦然

松濱全集

卷二十四

精言

十一

心寂爲陰感爲陽凝結陰不靈陽無所施散漫陽不靈陰
無所受故心疑陽爲開則健心散陰爲闔則順心虛則明
無不受也心實則誠無不施也開闔不靈則與天地不相
似

鳶飛任陽之性集則陰伏魚躍任陽之性潛則陰藏飛躍
乘乎化機而不自知耶鼓之舞之作人猶是也

許松濱先生全集卷二十四終三人與天地萬物如一鼻

許松濱先生全集卷二十五

寤言

壬申

凡七十五條

荀子性惡欲矯而爲善揚子善惡混欲別而爲善其意雖主爲善終爲不知性韓子性有三品不以荀揚之說爲非不有周程孟子以終終古不得其傳焉此宋儒主張性善之功與孟子等

陽不與陰對陽之息爲陰善不與惡對善之息爲惡

質脆者成爲柔善其壞者爲柔惡如果爛相似質堅者成爲剛善其壞者爲剛惡如玉碎相似故剛柔皆善其惡皆質壞耳

松濱全集

卷二十五

寤言

莊老其索隱者與楊墨其行怪者與

漢唐儒者皆遵道而行半途而廢者也至宋始有依乎中庸邈世不見知而不悔者聖學其不絕也如綫

未遂之欲明言之不縱於幽隱詳言之不愆於忽畧國風桑中溱洧諸詩宣聖當日並不刪之使貞淫美刺法戒昭然用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則善自啟發惡自創懲何必以淫奔而概置不錄哉

無逸一篇幼讀之可以自立老讀之可以傳繼士庶人皆當以此爲鑑勤儉二字少年不知務此老年習之往往以貪爲勤以吝爲儉而子弟傲惰奢侈已習成安樂無復知

憂勤節儉者故勤儉雖良圖最宜善學勤祇是知艱難知
依儉祇是無淫逸耽樂方得

讀書至子弗祇服父事節乃歎子弟弗克祇恭父兄字友
自不能已若棄而不教均之得罪政人民彞泯亂非盡子
弟之罪也

七情皆足以感人忿怒其甚者愛惡其大端也恐懼憂患
尤易滋惑智者不惑是明至心虛不以情況溢其中夫子
四十不惑蓋持養功深物之感我者皆不足以累心非必
祛惑也

辨惑是致知工夫祛惑是正心工夫

松濱全集

卷二十五

箴言

二

從道指點出性來爲語上從道指點出教來爲語下

學不務本必枝枝節節而爲之故沒頭腦學問皆去枝節
上理會

中無定體隨時而在如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辭受取與惟
義所在又如直在我曲在彼彼服其罪我爭之太過則曲
又在我又如兩人訟我偏袒曲者非窮治曲者太過亦非
甚或兩人都是我獨不直理無定在如此詩曰魚潛在淵
或在于渚不可不知也

博不曰道而曰文是於顯著者示以講習討論約不曰性
而曰禮是於發見者示以持守踐履博則省察罔不周而

其見道也明約則存養罔不密而其敦性也厚由博而明斯精通矣由約而厚斯純一矣日用之間欲淨理全其樂可知先儒教人尋顏子樂處須於博文約禮中求之殆以此也

理會一本工夫易涉於禪理會萬殊工夫又以爲支離然則將何從也不知理一則不探源無以立天地萬物之體不知分殊則不竟委無以致天地萬物之用二者相須尊德性所以探一本也道問學所以竟萬殊也

人之一身載得許多道理如手足有恭重之容耳目有聰明之德豈可輕視形氣矧性者形氣中之理非別有理倫

松濱全集

卷二十五

箴言

三

類之親義序別皆以形氣見出道來知得這箇意思當奉身作則所具官骸所接倫物逐一發揮出性情不踰身之矩矱所謂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其在此乎

鐘發出聲來玉現出色來身形出性來皆以誠積所致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呈故聆其言如鐘之響觀其貌如玉之輝非充實不至此盡性踐形合而爲一內外皆天自誠明者其如斯乎窮神知化聖者之事蓋從有諸已始矣

天下有眞是有眞非有似是而非有似非而是識其端審其幾辨其迹眞似判

君子去非賢者求是眾人好似聖人惡似

萬章一篇孟子辨舜禹尹孔子百里奚心迹甚明古人明辨之功所以致知也

研未然之幾踐已然之迹讀易可以知幾讀詩書可以知迹知迹易知幾難

推致過去之迹推致未來之幾皆於一知字攝之而其所行則不出現在之位是謂目長足短蓋知如天運行如地運天包地外地裹天中人之知行亦然知周乎行之先後行範乎知之終始也

儒者理氣之論理實氣充仙家祇養得氣儒者理欲之辨

松濱全集

卷二十五

牘言

四

欲淨理純佛氏祇消得欲故倫皆去

學者要養得氣清須掃除一切雜念已過不留未來不冀就現在物至順應要養得氣厚須簡默自持心不妄動言不輕發遇事不忽畧待人不傲慢如是則人欲淨天理流自然氣清而厚矣

氣以剛爲大牽於物欲則柔矣質以柔爲美蔽於物欲則剛矣故氣柔者小質剛者惡

斬截之爲剛絲來綫去藕斷絲連皆是柔故剛爲天德伸於萬物之上不爲萬物所屈

灑脫者理黏滯者欲活潑者理牽擾者欲故循理則剛徇

欲則柔氣充則無往不灑脫無往不活潑也氣虧則無往不黏滯無往不牽擾也是以氣貴養
天地生人始以氣化既生人則不復氣化自古及今生生不已皆形化也太初之元氣未嘗息也天地之氣充塞於人之身人感天地天地應之天地感人人應之休咎之徵各以類應讀洪範而知天人相去不遠也

不睹聞明儒指本體以性言與無聲臭並擬爲天命所在朱子玩書旨直以所睹聞推之不覩聞舉其盡頭處言之故曰雖不見聞亦不敢忽劉子解之不得以爲人生而寤皆見聞也不見聞何可戒懼除死方有不見聞雖亦之爲

松濱全集

卷二十五

箴言

五

言終令人無可下手李安溪以不覩聞卽須臾似直捷要之不覩聞該睹聞言之非祇去戒不睹聞也朱子之解原無破綻但劉子慎獨爲宗以天命在獨知致謹於此爲得研幾之旨終遺卻前一截工夫朱子以乘馬警戒懼是常常防蹟慎獨是遇橋梁收繮加謹此喻是好明儒喜翻舊解亦其工夫未能得手故爲此說初看似優久思終不逮朱子學者不理會常解動欲突過前人多方批剝是以不得心徹經旨最是通病

尙書蔡傳一念不謹或以貽四海之憂愚謂君子故慎其獨也一日不謹或以致千百年之患愚謂君子故戒懼所

不睹聞也生平最愛此四語

天命絕續之交人心去留之際庶民忽之君子謹之
自明誠須寡欲祛累方底於誠蓋誠者明之盡也明不盡
猶有蔽猶有間仁如堯孝如舜敬如文學如孔方謂之至
誠無息大賢以下誠有未至故自明而誠有致曲之功
原意所以不慊者皆苟且徇外致之如事父母徇妻子之
私孝之意必不慊矣故求仁者於起意之始戒欺求慊先
慎其獨母令形外眾著其不善也此修己之始事

知言於戰國時游說紛紜爲所當務之知言爲心之聲後
世尙文藝當知者即在乎此誠淫邪遁之辭蔽陷困窮之

松濱全集

卷二十五

箴言

六

失由之觀其辭知其心當務莫急矣汎言知人何從窺測
卽以文藝論人焉度哉雖士工於襲取然誠中形外自有
不可掩者特在己之權度精切不差殊鮮其人

先其事之所難喻於義先其效之所獲喻於利也義則循
其當然雖難不憚也若夫獲效於將來聽其自然不先期
必不先希冀也設將迎襲取欲速倖邀則非君子之所爲
而出於小人不終日之計未可遠謀也

志必有所向定於善意必有所向定於慊情必有所向定
於恕循其當然逆挽其流不使一味偏向致厚此薄彼之
失然厚薄各有分好者偏於厚惡者偏於薄則非所當然

必有釀成戾氣致家不祥故齊家先齊彼此之心同其好惡不徇己私方得

正心所以修己也家不齊則反而修己合之爲正其身誠意所以修己也心不正則反而修己合之爲誠其身

由格致以至治平先天之學由治平而反格致後天之學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大學首章八條目一順數一逆數性反之功也

堯舜之精一顏子之博約子思之擇執孟子之知言養氣皆所以執中也精也博也擇也知言也皆智之德也一也約也執也養氣也皆仁之德也

松濱全集

卷二十五

窮言

七

仁敬孝慈信至善之目定靜安慮得止之目也格致誠正修明德之目齊治平新民之目戒欺求謙慎獨之目無在無不在正心之目好知惡惡知美修身齊家之目有善而后求無惡而后非仁讓由近而推遠齊家治國之目同好同惡不專其利治國平天下之目八條目皆知止始得止終一以至善爲歸天地萬物各止其所亦各得其所此大學之極功也

夫學也者知何者爲過而悔之何者爲善而遷之能悔能遷則篤行之君子也

知自是之失而遷於不敢自是知徇人欲之失而遷於不

敢徇欲知甘爲人下之失而遷於不敢爲人下夫如是而
愚可破也則於智近私可忘也則於仁近懦可起也則於
勇近惟知過然後悔悔過然後改改過然後復遷者復於
善也君子有過則改必先知悔見善則遷必先知止
凡物感涼氣而生者遇寒則藏遇溫則發遇熱則枯如麥
之熟感溫氣而生者遇熱則榮遇涼則實遇寒則槁如禾
之熟一秋生夏殺一夏生冬殺氣化流行助我者生制我
者殺殺我者成我也

陽不自溼感陰而溼陰不自燥感陽而燥凡陰陽往來一
溼燥之乘除也

松濱全集

卷二十五

箴言

八

昔先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
天下柳子厚出爲刺史得柳州旣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
耶因其土俗設爲教禁似得古昔遺意陸稼書爲靈壽知
縣七年以地瘠民貧困於徭役且荒旱頻仍一意休養爲
國家培植元氣庶幾近之
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無凡處家國事有敗壞處須知此
意程子以新法之行皆我輩激成之禍大哉斯言蓋受以
爲過而不辭

封建廢而節義重井田壞而廉潔重學校衰而忠孝重世
道降士無全詣學聖人而未至毋甯以一行成名而聖學

遂爲絕詣亦時使之然無王意益不草與詣出善欲無如
異教侮天侮聖行於中國侮君父師友入其教可不謂大
惑乎

威侮五行天用勲絕其命有扈氏所以干誅也夫水火木
金土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今之西夷斲氣凋質山澤所
藏無不戲玩而竭之聖王作有不恭行天罰乎罪莫大於
侮天汨陳五行帝乃震怒豈於今而薄譴乎

民之命在君故自明以立命君之命在民故作新以定命
上下相安祈天永命是爲至善好惡同欲吉凶同患則天
下一家中國一人心同天地命自我立自我定

松濱全集

卷二十五

箴言

九

逸而無所匪僻之心生矣故隨其所無逸敵以作所是也
惰民無業游手好閑不爲盜賊則爲餓殍夫人而知之矣
勤而無所必有悖心如有功不賞激爲禍亂將叛兵盜皆
以黜革致逆孟明勞兵襲鄭不克滅滑而還晉敗之敵以
悖召悖天道好還漢去宦宮召天下勤王各路師至勤而
無所皆有割據之思悖逆相併曹孫於以窺竊神器乃知
使逸不可使勤亦不可蓋以無所則從而生心事變迭興
矣

是非之大者天下後世不敢違聖如關尊漢岳志在迎二

聖還朝文不忘宋方指燕王篡位不草傳詔此等處無敢

議道在則然若經傳註釋異同互有辨論皆陋儒用智穿鑿好異惡同豈大者不踰閑小者便可出入乎理無大小是非一定豈可移易特知道者猶有其人知性者鮮故說理不皆同所謂向上精微處易差是也

人之性不可見與物相形則有端緒見於外誠則形也既形則必踐之有是端則必擴而充之然後性之全體可滿其量有一端未充猶虧也所以不皆充者以形之不踐也故曰能充其形聖人也孟子於心指四端示人以擴充於形色指天性示人以實踐一恐繼起之消亡一恐外見之虧缺其旨淵深未易領畧拈此自驗可也

松濱全集

卷二十五

語言

十

耳目鼻口四支形也聲色臭味安佚欲也此形以質言欲以氣言也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此性情不雜乎氣質而亦不離乎氣質也

成人之美必先責善然惟朋友爲然君子躬自厚於人則薄責焉待家人尤宜知此意不可以慈而責孝以友而責恭以倡而責隨自來親賢並重責善以賢不以親父子雍雍兄弟怡怡夫婦熙熙不相責也特人人自責則各盡其道而天下平設人人相責則門內之爭競不少矣故親賢等殺不可不以禮維持也

子弟可以擇師教之擇友輔之母教子易寬姑教婦易嚴

故婦女之賢爲難如曹大家者可爲閨門師然世不多得
女猶可父教婦不可以舅教故爲丈夫者當倡而使隨若
不能正身婦其聽從乎八年長君之善忠臣也君自長其善然後忠臣之長君者不以
爲過也長君之惡者奸臣也君自長其惡然後奸臣之長
君者不以爲罪也善曰長惡曰消忠臣得進諫矣惡曰長
善曰消奸臣得獻諛矣人君自省諫言曰進我之善必曰
長也當從善如流諛言曰進我之惡必曰長也當去惡如
草或曰忠奸難辨曰辨於已之善惡

季孫以仲尼爲國老假其一言用田賦是欲仲尼與其厚
松濱全集

卷二十五

論語

十一

歛也再有意亦爲可用仲尼始曰不識終曰何訪猶伐國
不問仁人之意

孟子卒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綏放經而拜從主制節
聖人之作用如此不形人之非而非見不形已之是而是
見真化工妙用出善曰是惡曰非忠曰信孔子待陽貨孟子待王驪皆不惡而嚴此最難學吳康齋
被徵不受爵而歸不染塵滓知幾者也出之是善善不以
非聖勿學惟聖斯學此八字眞篤志於聖可謂好學矣王
心齋昧於潛龍之義不容於衆人亦自許太過使然識得
此意可以闇修

世謂文人各以所長輕所短又謂學人各以所是詰所非此風胡可長也士貴相下長則集之短則掩之是則取之非則匿之不長已以短人不是已以非人如此則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庶幾君子

天無星處爲辰地無石處爲壤辰者星舍壤者土房天之有星如地之有石故星隕於地爲石繫於天其光發載於地其光藏

螢火之光含赤揚白見於秋有形燐火之光含黑揚青見於冬有影

獅性義稟西方金精之氣象性仁稟東方木精之氣故鳴

松濱全集

卷二十五

雜言

七

金則象懾伏畏獅聲也龍性仁故畏鐵海塘鎮以鐵牛龍憚之潮水平

一火龍出遊一水龍逐之非助也其制也天地間陰陽感召類如此

不迫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此就現在而言其潔其進爲可與也人祇爲追既往逆將來故現在之潔亦污之現在之進亦拒之聖人行所現在化去追逆之迹何等廣大光明學者未泯固我則追未泯意必則逆故視不善無可爲善祇是量狹識昧不能善與人同故惟

自化然後能化人

上古聖人善因非造也因形體而製衣因口腹而設食因燥溼而營宮室一切以利用厚生者皆因也因倫類而教以親遜所謂正德無令強陵弱眾暴寡者皆因也中古聖人善述非作也述歌咏記載而刪詩述度數聲律而定禮樂述卜筮而贊易述史策而修春秋一切昭垂俾天下後世相與率循而不廢者皆述也議者不知謂聖人創造作為直有不沿襲乎古人者未之致思矣

受其位不辭其職作君作師爲父爲兄皆有其位而後有其職位天位也職天職也爲子弟者受子弟之位則子弟之職胡可辭也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雖子弟食父兄之祿可受位辭職怠而不任其事乎正名定分孰不有位孰不有職世胡獨以食君之祿爲有職位之榮耶
知人易自知難責人易自責難勝人易自勝難攻人易自攻難察人易自察難不爲其難而爲其易人與已孰親奈何心思耳目不屬已而惟人之屬其亦不反而已矣

學知務本則知重內彼不務本者皆營營於外逐末者也不稼不穡胡取乎困屨不狩不獵胡取乎鶉兔非其德所及不受其獻非其力所加不食其報庶幾知本矣

左傳敘人君出亡被弑情由必從瑣屑事敘起人臣喪身敗家情由必從舉動閒敘來可知謹小慎微非聖人過慮

也怨豈在大不見是圖人世尤悔皆自取也
學於古之人如程朱奉孔孟爲依歸盡其道
上接魯鄒之傳學於今之人如游尹事程蔡黃事朱爲依歸盡其道親承洛閩之緒然則學無古今苟終身奉之不衰均足盡其道而得其傳有志於學者可興起矣
古之時師非其徒不教徒非其師不學固有終身願爲弟子師在不敢授徒者何也將以盡師之道也蓋師之學與年俱進弟子之學亦與年俱進所謂啟予助我相長之道教學半其在斯乎

初潭集有云家有千金願子孫爲聖爲賢斯言也戲之耳
松濱全集卷二十五 痛言
然允蹈之艱哉

民間喪葬之家例用謝帖嘗見崑山胡某祖母死越十有四日父死及祖母開喪孫當出帖訪式論不一請於官官諭承重孫在制胡某又遣使至上標奉父命三字時予與青邑葉子湘前輩議及此祖母死有父在祖母三年之喪父行之父在初不與孫今開喪在苦不應稱承重孫當以期服孫在苦胡某爲是若父先死祖母後死自應稱承重孫今祖母先死雖一日父已主喪况孫又在苦爲父承重是自廢三年之喪也遺命承重亦無此禮又子在苦身死或歛用吉服具一凶服置棺中或凶服以遺命用之生者

不敢遵何從爲是未定之議俟知禮者

經有疑缺疑美未詳之處先儒慎之不敢強爲之說後人
委曲遷就只好爲疏解近似有理皆爲行文起見所謂身質
言語立說亦巧若儒者不必出此學人其知之

松濱全集

卷二十五

寤言

七



許松濱先生全集卷二十五終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edge, including '毛工' and other characters, possibly a library or collection label.

